



Love is our true
destiny

Love
is
our true
destiny

最孤独的我，遇见最善良的你
爱，不能自己，命中注定

命中注定 你 爱我

最心疼的爱情小说

邬勇 / 作品

如果没有爱，我们便不复存在。
如果不是爱，如何证明我们的存在。
我们能一直活在爱的关系里，这便是最大的幸福。

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命中注定 你 爱我

邬勇 / 作品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命中注定你爱我 / 邬勇著 . — 长春 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4.9

ISBN 978-7-5534-5338-5

I . ①命… II . ①邬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86672 号

命中注定你爱我

著 者 邬 勇
责任编辑 顾学云 奚春玲
封面设计 林萁设计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8
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 15-18 号底商 A222 号
邮编 : 100052
电 话 总编办 : 010-63109269
发行部 : 010-51582241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34-5338-5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定价 29.80 元
举报电话 : 010-63109269

目 录

- 1 只要你，相依为命 / 001
- 2 最后一刀 / 024
- 3 爱与孤独 / 095
- 4 曼谷追爱 / 120
- 5 如果故事就到这里 / 166
- 6 一个灵魂被分成两半 / 201
- 7 后会无期 / 227

1 只要你，相依为命

“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，”我和桃儿说，“怎么办？”

“别扯淡了，”桃儿看都不看我一眼，“这是不可能发生事件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最爱的人只有一个，”她严肃认真地瞪着我说，“就像老公只能有一个。”

“那是因为法律约束！”我反驳，“那些‘老公’还不是抱着一个个姑娘喊‘老婆’呢！”

“可是真正的老婆只有一个，”她说，“所以最爱的人只有一个！”

她又把话题给绕了回去，自圆其说，总是很有道理。

“但问题是——”桃儿继续翻着她的漫画，城管来时，书贩子来不及收拾，掉了一堆书，“你爱上了哪两个人？”

“我和你。”我说。

我爱桃儿。如果我是男的，我会不顾一切爱她、疼她，让她幸福。

“桃儿，”我说，“要不咱俩赚钱了去国外领证吧。”

“我呸！”她喷我一脸，“等我有钱了，我要找到我的卡卡……”

卡卡是她喜欢的漫画男主角，不过在我的印象中，这名字已经被替换了至少有十次了，樱木花道、越前白龙、宇智波、不二周助……全是她的口味，最奇葩的一次，她做梦喊着：柯南！你再不长

大，姐姐我要嫁给大熊了！

“你说，”我说，“我们会嫁给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“段桥依，你放心，”她居然能放下她的漫画书，然后很认真地对我说，“没人要，咱俩就相依为命一辈子！”

这就是我和桃儿的感情。

我和桃儿相识，是在一家夜场 KTV。

我学室内设计，在一家新成立的装修公司上班，不过后来才发现，这家公司老板是个超级坏蛋。那次，这坏蛋老板接了一个大客户，整整 50 万平方米的装修，要是能吃下来，够公司活两年。为此他竟动员了全公司的女职工，当然也包括我，去陪那个土豪客户吃饭，吃完还不尽兴，要去 KTV 唱歌。

结果，其他的女同事都说要回家给孩子喂奶，只剩下了我，后来又来了几个小姐。

“谢谢你。”我说。

“你没伤着就好，”她说，“我叫骆桃，她们喊我桃儿。”

她看了看我上下，确定我没有受伤。

“怎么会有这种无耻的老板？”桃儿唾弃地说着，“既然看到自己的员工被人摸来摸去，还在那儿拍手叫好？”

“没有摸来摸去，”我纠正她刚才的话，可又想不出话来说，“他……”

刚才那王八蛋客户竟然要我去跳舞，我说我不会，那坏蛋对我狠瞪眼，告诉我这个月的工资要被扣了。那坏蛋给那王八蛋客户使了个眼色，然后对我说，“把衣服脱下来，跳得利索点。”

“他脱你衣服嘛！”她说，“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”

桃子说，她来跳。那坏蛋竟发疯似的甩了桃子一个耳光，“关

你屁事！”

“你砸他的时候，脑子里想的什么？”我说。难以想象，一个我素未谋面的女孩竟然会为我这个毫不相干的人得罪她的客人，而且还用啤酒瓶打破了他们的脑袋！

“我只想把你拉出 KTV。”她说。

毫无疑问，我和桃儿从走出 KTV 的大门起，我们便同时失业了。

我们喝了很多酒，我们说了很多自己的事。

桃儿其实是个大学生，某 211 重点大学毕业，专业是市场营销。3 个月前，她那酒鬼父亲喝醉酒打她妈。她把她妈送去医院检查，结果是脑震荡。酒鬼父亲不但不给治疗，还要离婚。

“我妈一个月医药费就一万多，”桃儿说，“我存的钱只够她治疗两个月。”

我听桃儿说。

“后来我辞掉了工作，”桃儿已经泪流满面，“在夜场一个晚上就能赚三百块小费，运气好，还会多点。”

“你挣一个月的钱只够撑你妈一个月的医药费。”我说。

“是的，”她的泪沿着脸颊滑落，“所以我白天还要打工，养活自己。”

她后面的话我很赞同，因为我也是如此。

“桃儿，”我说，“要不我们单干吧？”

“啊？”桃儿放下手中的咖啡。

“我们一起成立一间工作室怎么样？”我说，“现在那些明星不都有自己的工作室吗？冰冰工作室、晓明工作室……很多很多！”

“那我们做什么啊？”

我抿了一口咖啡。

“你学的是市场营销，我会室内设计，我们就成立一间室内设计工作室！”我兴奋说道，“你负责市场，接活儿；我负责设计，把活儿搞定！”

“那我是你的经纪人？”

“半个，我连人带钱都归你管！”

“还有一半呢？”

“做我的另一半。”

我正在为合租的事情发愁呢。

桃儿顺理成章地搬进了我的合租房，一个60平方米大小的房子。我们把积蓄都拿了出来，凑了凑，总共是五万左右，我三万多点，桃儿两万。

“这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，”我说，“我要把它分成两部分。”

“哪两部分？”桃儿问。

“一部分钱用来租一间办公室，作为我们办公的地方。”我说。

“另外一部分呢？”

“剩下的钱给你妈妈治病。”我说。

“桥依，我……”

“桃儿，”我挡住她说话，“你救过我一命。何况救人如救火。”

“可万一……”

“没有万一，”我说，“只要我们好好干，不仅能帮你妈妈把医药费付清，我们还能攒不少钱呢！”

“医生说我妈至少还有半年才能出院。”桃子说。

“一年咱也养得起！”

就这样，我和桃儿在朝阳路上租了一间10平方米大小的地方，这里以前是一家彩票店。

“就这窟窿大点的地方竟然要三万块钱！”我和桃儿一并抱怨道。

不过我们还是乐呵呵地付了钱，租下了这 10 平方米的店。由我设计了一套简易、时尚且廉价的装修方案，桃儿找的装修队来装修，总共成本才花去了三千块钱。

“桃儿，你是怎么谈价钱的？”我惊讶地看着她。

“关键是你的设计方案好，”桃儿说，“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为我们的事业奋斗了！”

我和桃儿的梦想工作室就这样神奇地成立了。桃儿把剩下的钱寄给了医院，我们身上只有一个月的伙食费了，而且不能太奢侈。

“这招叫做釜底抽薪。”我说。

“你抽筋吧！”桃儿在网上发布着信息，“要不要把咱俩的照片贴上去？”

“干吗？”我说，“你要招婿吗？”

“我要是客户，看到是俩美女的设计工作室，一定飞奔而来。”

“没几天就有工商局来查你了，”我一边说着，一边翻着一本室内设计杂志，“你可别忘了，咱手续还不全呢。”

“等等，”桃儿转过头来看我，“你以前不是在装修公司工作过吗？”

“大小姐！”我迷迷糊糊地接起电话，桃子在电话那头骂着，“你再不干活儿，咱就喝西北风了！”

这已经是我们工作室成立两个月以后了。

“我的好桃儿，你就再让我睡一会儿，就一会儿……”我打了个哈欠。

“我们还剩 245 块 5 毛 3 角钱！”

“什么！”我一下子睁开双眼，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“什么？”桃儿说，“我给接了十一个活儿，你推掉了十个！”

“桃儿……”我连撒娇带哀求地说。

“别又跟我说你又遇到奇葩了，”桃子说，“上上回，你说那客户

一看就是色狼，你推掉了。那上次呢，我们都收了人家的预付款了，你倒好，说人家三十来岁刚离婚，你怕人家移情别恋爱上你。”

“那些婚恋专家是这样说的。”我解释道。

“可人家是女的呀！”桃儿嚷道，可以听到电话那头她拍办公桌的声音，“你赶紧给我来梦想屋！”

“又有活儿啦？”

“来再说！”

桃儿挂断电话。

桃儿从我给她的客户资料里面，谈成了我们的第一笔交易，挣到我们的第一桶金，也是迄今为止，我们唯一的一笔收入——8000元。

为了这活儿，我和桃儿前后忙活了一个月，不停地修改方案，再修改、再修改。

第二个月我就累了，桃儿给接了几个活儿，我去谈了几回，想着第一桶金还够吃，就没太上心。结果不知不觉中，就损失了大大小小十个客户。

电话又响起。

“我知道啦，我马上来！”我说。

“是段桥依吗？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。

“是的。请问您是……”我以为是桃儿联系好的客户给我打的电话。

“我是安恩，”她说，“我回国啦！”

“她是我最好的闺蜜。”我和桃儿说。

“去你的！”桃儿用一张A4纸甩我，一张薄薄的纸她没扔出半米远，“你这是有了老婆忘了娘！”

桃儿在吃醋。

“娘。”我捡起纸，然后卖萌地说道，“我们干活儿吧！”

“给老娘把这回的活儿搞定！”桃儿笑喷。

我手中的纸就是这次要接的活儿。

这次的客户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先生，某知名外企总监，资料上写的我就用四个字形容：身价不菲。

“人家比你大将近十岁，别哈喇子流一地了。”桃儿说，“成功人士，只可惜家庭不幸。”

“离过一次婚的男人是个宝，你不懂。”我说。

“问题是——”桃儿停顿，然后说，“他离过三次了！”

“渣男！”

我跟桃儿说我不想去，我怕见着这渣男，我控制不住我脾气。离婚三次了！他都没家庭，还买新房做什么。

“新交的女朋友啊！”桃儿说，“资料上不都写着吗？”

桃儿指着资料上的文字：

两个月后将搬进去，希望你们的设计能让她满意，不胜感激。

陈云枫

“估计又是小三上位。”我说。

“段桥依！”桃儿突然放大嗓门，吓了我一跳，“你能抓住重点？”

“好吧。”我说，“看在钱的份儿上。”

我给陈云枫打了好几回电话，响了几次都被挂断了。然后我收到一条短信：

对不起，我现在忙。有空回你。

“不就是个总监吗？”我对桃儿抱怨，“耍什么大牌！”

“你生气可别糟蹋我的书！”桃儿从我手中夺走她的漫画书，不过已经被我撕了口子。

“土豪！”我继续泄愤。

“段桥依！”桃儿盯着我，“别把你的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上来！我要友情提醒您一点：我们即将断粮了！”

“怕什么！”我说，“你绝食！”

“为什么是我？”

“胸太大！”

别无他法，只能枯等陈云枫主动打电话给我们。

“你到哪儿了？”安恩在电话里催我。

“大小姐！”我说，“已经在地铁上了。”

我和安恩约在世纪大道上一家西餐厅见面。为了今天的重逢，我从昨晚就在纠结一个问题：我明天该穿什么好呢？最后，我穿了一身桃儿的衣服。

“会不会太露了？”我看着身上的V领T恤，对桃儿说道。

“这叫性感！”桃儿帮我拧开上面的一枚扣子，说道。

“我总感觉这裤子太紧了。”我穿着桃儿的紧身牛仔，感觉两条腿的肉都被挤压成一团。

“这是瘦身裤！”桃儿不屑地说道，“你还是别去了吧。”

“为什么啊？”

“你得一鼻子灰回来！”

穿上桃儿的这身，回头率蹭蹭往上蹿。坐在地铁内，一抬头，一目对十目。站我身旁的这位男士，哈喇子都快滴下来了，我下意识扣上了上面的纽扣，得赶紧止住他的哈喇子。

世纪大道地铁出口，安恩又打电话来催。

“佛祖，”我说，“我已经到世纪大道了！”

“等你等到黄河水都快干了！”

“你可不能诅咒咱祖国的美好河山……”

高档的法国西餐厅。

说实话，长这么大，我这还是刘姥姥进大观园——头一回。我问人家，8号包厢在哪儿，人家微笑着摇摇头，他是法国人，不懂汉语。

我焦头烂额，好不容易见到法国帅哥却不能泡，最主要的是，我特尴尬地站在前台，然后说着蹩脚的英语。

“Where is the number 8 room……”

我当时一定脸红得不行，就跟泼了一脸法国红酒似的。

“泡妞要钱，”桃儿说，“泡男人得要文武全才！”

“文武全才？”我问。

“是的，”她说，“能唱会跳，最好还有点文艺爱好什么的，还要英语倍儿流利！”

“这不是成了外交发言人和蔡依林的混合体？”

“必须的！”她说，“你看人家肯尼迪总统，再看看人家奥巴马，叫做‘明星政客’，泡全国老百姓……”

“而且还男女通吃。”我补充道。

难怪安恩会死命催我，不止她一人在等。

“我给你介绍一下，”安恩对她身旁的这位男士说，“这是我大学最好的闺蜜，段桥依。”

我尴尬微笑，以示友好。

“这是我的男朋友，”安恩对我说，“林川北。”

他亦对我微笑，以示友好，不过笑容显然比我自然许多。

服务员递给我菜单。

“我们在法国留学的时候认识的，”安恩继续说，“他是华人学生会主席。”

我看着菜单上满页法语，然后听着她的谈话。这家超牛餐厅在中

国开，也不整个中文菜单，英文的也好啊！诅咒它早点关门大吉！我在心里抱怨着。

他跟服务员说了两句话，用的法语，应该是换个中文菜单之类的。随后，我便得到一份中文菜单，不过新的难题又出现了，我压根不知道那些菜名指的什么菜！

“我了解她，我来。”安恩拿过菜单，然后跟服务员说了一堆法语，当然她是在帮我点餐，她了解我。

“才多久未见啊，”她说，“您这是受啥打击了，把自己整这样？”

安恩才注意到我今儿的着装。她笑得前仰后合，半秒之前，V领最上面的那枚扣子居然被弹飞！我顿时脸上火辣辣，如炉炙烤！

“你还笑！”我说，“把那扣子捡来，我还得还人家呢！”

扣子刚好弹在了她男友的杯子边。

“我说，”她还在笑，“亲爱的段桥依，我的好闺蜜，我快被你笑抽了！”

“你可真够尴尬的！”桃儿趴在枕头上笑翻。

“还不是你的主意！”我挠她，“你就是故意整我的！”

“话说她男朋友当时是什么表情？”桃儿问我，“那眼神一定钻进你胸口了吧？”

“他脸红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小心把嘴笑歪了！”我对安恩说。

服务员上好菜。

“对了，”安恩喝了杯东西，我喊不上名儿，“你的梦想屋怎么样了？”

“苟延残喘，”我说，“不过我俩有信心！”

“考虑下我入股呗？”

“没门！”我喝了一口汤，有点呛。

“你真不让她入股？”桃儿停止笑，转而认真地问我。

“她那是开玩笑呢，”我说，“人家留学回来，大好前程奉献给我们这破烂小屋吗？”

“啥叫破烂小屋，”桃儿跟我急了，“你妄自菲薄我不管，别连着糟践我啊！”

“就算她想来，我也不让啊！”我自顾自地说，“我可不能把她往火坑里推。”

“敢情你在骗着我下火坑啊！”桃儿把我推倒在床上，死命挠我痒痒。

“我错了……我错了……”我求饶，“我不想多个人多分一杯羹啊！”

“我这小庙怎容得下您这尊大佛。”我对安恩说。

我和安恩是属于那种互掐型闺蜜，哪天要是见面不互掐一下，就感觉那感情上不来，憋得慌。

“好了好啦，”她迫不及待地，说，“我要正式宣布一个好消息了。”

她不说我也能猜到。

“我和川北准备结婚了。”她说，挽着他的胳膊，满脸的幸福阳光。

祝福的话我还没来得及说，陈云枫一个电话把我喊走了。我本来对他一肚子怨气，就在一个小时之前，我还叮嘱自己，今天他要是打电话来，我首先就劈头盖脸骂他一顿，就算不赚钱我也要把这怨气给出了！可在通电话的整个过程中，我却变成了孙子，言语温和，毕恭毕敬。

“人家是你的客户，你装孙子应该的！”桃儿很不屑。

“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没骂他吗？”我说，“我当时就在想，等我们赚钱了，我也要带你去吃一顿法国餐！”

“敢情这顿法国餐还激励了你的斗志？”桃儿鄙视我。

“准确点来说，”我说，“应该是我想请我亲爱的桃儿吃大餐！”

每当桃儿想骂得我狗血淋头的时候，我总是打感情牌，屡试不爽。

我挂断电话，嬉皮笑脸对着安恩。

“您别！”她说，“咱俩两年才吃这么一顿饭，不许走！”

“客户……”我温柔小声地答道。

“让他一边儿待着去！”她继续说，“你又不是保姆，还随叫随到了？”

“客户是我的衣食父母，”我很认真地说道，“对客户不敬，那也是不孝嘛！”

“段桥依！你为一个半路杀出来的客户，要抛弃两年没见的同学、舍友兼闺蜜吗？”

“你可以抛了再捡回来，”我又喝了口汤，“但是客户抛了那就是眼睁睁看着一堆人民币下了火葬啊！”

我转身欲走，又回了头，“改天我为你们接风！”

“你也没祝福人家。”桃儿说。

“太急了，忘了。”

“你怎么了？”桃儿问我。

我突然变得有气无力，竟然有些黯然神伤。

“我没事……”我说着没事，而桃儿帮我擦掉眼泪。

我从餐厅出来后，猛吸一口气。

人是会变的。就跟这气味一样，里面和外面就是两种味道。

我流泪了，我再也控制不住。

我要感谢陈云枫，否则我真的不能保证我还能够继续逞强、坚持多久。即便是脸红尴尬，我也努力使自己保持微笑，我别无选择。

其实刚进餐厅，我就很难控制，我埋着头，看着看不懂的法语菜单，翻了好几页我才发现居然是法语！

我赶到陈云枫约定的地点，已经是下午三点。

“不好意思，”我开口道歉，“没注意，地铁坐过了两站。”

“你有心事吧？”他说。

“啊？”

我看着他，有点发愣。他戴着眼镜，斯斯文文的模样，穿着休闲西装，却搭配了一条褪色牛仔裤，脚上还是一双棕色板鞋，有点不伦不类。

“喔。”我晃过神来，“我没事。”

难道我有心事会这么明显，写在了脸上？

“你的——”他停顿，我疑惑地看着他，等着他说下去，“扣子。”

我低头看自己的胸，他娘的！第二枚扣子不知何时也掉了，胸口露出一半。

“闭眼！”我迅速遮住胸口。

“他怎么知道你有心事？”桃儿半愣着问我。

“废话！”我喷她，“没心事，谁还会不知道自己的胸口露出一大半？”

她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。智商真是硬伤。

“还真让你说准了，”我说，“一鼻子灰回来。”

“您别这么说，”她反驳，“谁让你是D卡普呢？”

“还说我，”我用漫画书砸她，“都是你胸大无脑惹的祸！”